

相见还是怀念,成了个问题

《大话西游》时隔二十年重映



□记者 张磊杰

已步入而立之年的叶先生至今还记得读大学时,和室友一起看《大话西游》的日子。“那时候,我们几个人一起围着一台电脑,好像看多少遍都不觉得无聊。可以说,这部电影还留着我的青春记忆啊。”昨日,他这样告诉记者。

这几天,《大话西游》时隔20年再度重映。20年改变了很多人很多事。当年的周星驰从“星仔”变成了“星爷”,当初无人问津的“无厘头”变成了难以忘怀的“经典”,而看着这部电影长大的观众大多也从青葱走向成熟。

部分影院加入重映

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能在正式上映20年之后再度重映的。《大话西游》重映,源自华夏电影集团的“那些年,错过的好电影”项目。

据了解,从今年6月开始,“那些年,错过的好电影”项目就将《红高粱》、《那山、那人、那狗》等电影重新搬上银幕。为推进电影数字化技术,保护胶片拷贝电影,我国已有专门的转换机构从事胶片电影的数字化工作,《大话西游》也是如此。

而在宁波,记者了解到,并非所有影院都选择重映该片。映与不映,各家影院也各有观点。“上周起,影院为《大话西游》做了宣传推广,也收到不少影迷的询问,这给了我们一定的信心,选

择重温经典的人还是有的。”宁波时代影城副总经理盛静告诉记者。同样参加重映的宁波保利影城也看好怀旧的力量,“目前正在上映的几部好莱坞影片《银河护卫队》、《宙斯之子》等已进入放映末期,而新的大片尚未接档,市场正处于弱空档期。另外,从情感共鸣度上说,《大话西游》有着好莱坞影片无法比拟的优势。”影城相关负责人尹鑫说。

并未参加重映的影院,例如宁波影都、民光影城、万达影城、UME影城等均表示,“不是绝对不放映,先观望,看影迷的热情度再做安排。”另外,老片重映不一定“包赚不赔”,2009年的《东邪西毒·终极篇》和2012年变为3D搬上大银幕的《泰坦尼克号》就曾票房两极化。

是相见还是怀念

《大话西游》两部曲重映版是从1994年内地公映的胶片拷贝转制的数字版,保留了原胶片质感,亮度、清晰度、反差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。但影片内容将不做任何调整。另据了解,由于《大话西游》的内地版权和香港版权分离,所以在这两个市场的收益也只属于对应的版权拥有者。也就是说,无论重映是否会大卖,周星驰等主创都不会分到钱,对影迷来说,相见还是怀念,成了个问题。

昨日,记者在影院做了小范围的询问。选择看片与不看片的观众旗鼓相当。市民蔡小姐自称是周星驰的粉丝,

“这种老片新上的方式很不错,尤其是为偶像支持,我愿意。不过票价最好调低些,毕竟是老片子,票价太高有点不值。”

也有观众选择不看,市民周先生就说:“这部片子我在电视上、网上都看了不下20遍了。听说重映版本和之前一样,那就让回忆成为回忆吧,没必要再花几十元钱去证实了。”

而在一些90后新影迷眼中,《大话西游》更是已经落伍了。在宁波上大学的“乐乐”说:“周星驰的电影我只看过最新的《西游降魔篇》,感觉没那么好笑,《大话西游》可能差不多,那还不如花钱看新片呢。”

听经典诵读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

本报讯(记者 梅薇)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,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精髓。昨晚,一场名为“致敬经典”的朗诵会在宁波书城广场举行。在充满感情的朗诵声中,近百名观众感受着经典文化的魅力。

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……”舞台上,一群身着汉服的小朋友坐在凳子上,摇头晃脑地朗诵起《三字经》。舞台下,有小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背了起来,节目结束还意犹未尽,继续沉浸在自己的《三字经》世界里。8岁的石奕涵参加了此次朗诵会,这名来自校

舞蹈队的小朋友曾多次站在舞台上,但却是第一次参加经典朗诵会。朗诵《三字经》对小姑娘来说并非难事,“她还在读幼儿园时就会背了。”一旁的母亲告诉记者,前几天,石奕涵一直忙于排练,“虽然有点累,但很有意义。”

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、屈原的《离骚》、但丁的《神曲》、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、余秋雨的《风雨天一阁》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作,用一个个或浑厚或高亢或圆润或婉转的声音演绎起来,别有一番韵味,一些路过广场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。

并非蒙难舟山悬山岛 张苍水被执于南田悬岙有新证

本报讯(记者 张磊杰) 今年是民族英雄张苍水蒙难350周年。前日,在象山鹤浦镇举行的苍水论坛上,有关专家学者为张苍水被执于象山南田悬岙提出了新证。

有关张苍水被执地的记载和资料,涉及面甚广。黄宗羲和全祖望曾分别为张公作墓志铭和神道碑铭,前者称在“悬岙”,后者称在“南田悬岙”。《辞海》有关辞条说:“至清康熙三年,因见大势已去,遂解散余部,隐居南田的悬岙岛(今浙江象山南),不久被俘,遭杀害。”

张苍水于象山南田悬岙岛被执,历史似乎早有定论。不过,前些年,有关专家学者又提出了“张苍水蒙难舟山悬山岛”的观点。张苍水被执地点究竟是“宁波说”还是“舟山说”争论不断。

前天,在苍水论坛上,专家学者为张苍水被执于南田悬岙提出了新证。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孟光在发言中说,他多次到南田考察,也到舟山实地走访过,他坚持认为“张苍水被执地为象山南田悬岙”。在许孟光看来,必须要有直接证据来论证史实。通过查找大量文献,许孟光发现了不少实证。

许孟光指出,曾参加过鲁王监国朱以海领导的抗清活动的明末文官林时对,与张苍水同属一个时代,在他所写的《郑芝龙父子祖孙三世据海岛记》中有载“煌言趋铜陵与楚师遇,兵溃,变姓名,从建德祁门山中出天台入海,潜至南田悬岙居焉”。按此信息,说明为“南田悬岙”而不在舟山。

有类似记载的还有与张苍水同时抗清,在鲁王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的海宁人查继佐,在《张煌言列传》中记载“己酉,兵以饥馑,营弟临门之范澳,甲辰七月,至二十有三日,令裨将吴国华出哨海,为导范澳……则午夜,煌言不知也,卒持之”。临门之范澳,临门现为蜆门港,又称林门港,为象山南田岛与高塘岛之间的水道。“因此,张苍水在象山南田被执不容置疑。《东海逸史》、《南疆泽史》等文献所提南田之悬岙,其出处是有史实依据的。”许孟光说。

“《论语》是关于理想的书” 鲍鹏山做客“天一讲堂”



鲍鹏山在讲座中。

通讯员 洪敏 摄

本报讯(记者 金晓) 说起鲍鹏山,很多人并不陌生。他曾在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《新说水浒》系列和《孔子是怎样炼成的》而被观众所熟悉。昨天,这位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做客市图书馆“天一讲堂”,为甬城市民带来了一场主题为《从〈论语〉走进经典》的讲座。在讲座开始前,鲍鹏山接受记者的采访,分享了他多年研究《论语》的心得:“可以说,《论语》是中国人读中国经典的一个最好的‘入口’,‘读《论语》不是学知识,而是学习价值观’。”

《论语》为何叫“论语”?鲍鹏山说,“《论语》是孔子的学生在孔子去世后,大家在一起慢慢地回忆、学习、推敲、反思、琢磨老师讲的话(而编纂成的)”,而且对于老师的话,学生们还作了解释,因此叫“论语”。“可以说,《论语》是对孔子生平记录得最原始的,孔子的学生把孔子的音容笑貌都写了下来,很真实,很原生态,但并不是最全面的,也没有理想化和抽象化”。

在鲍鹏山看来,一直以来,人们对孔子的言论和思想存在着很多的误解,这其中有很多是源自对《论语》的误读。“比如,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叫‘三思而后行’,这种做法孔子其实并不赞成,孔子认为有时第一反应是‘赤子之心’的表达,考虑多了往往是对利害的考量,他认为做事应该果断一些”。还有同样出自《论语》的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,“这也是孔子不赞同的,孔子认为言而有信是对的,但行必果是不对的。因为这个‘言’有时是人在特定的环境下说的,做着做着可能会发现是错的”,因此盲目地坚持做到底未必正确。“其实,孔子在‘言必信,行必果’的后半句‘硿硿然小人哉’就表明了他的观点,但很多人只看到了前半句”。

“可以说,《论语》是中国人读中国经典的一个最好的‘入口’。”鲍鹏山认为,要真正读懂《论语》,不仅要完整地读,而且要认识到“《论语》不是知识性的书,不是给我们提出知识体系,而是价值体系”。在他看来,这个价值体系是“告诉我们什么是理想的社会、理想的政治、理想的人或人格”,从这个角度来说,“《论语》是一本关于理想的书”。